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

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，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，倒嚇了一跳。細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黛玉，滿面含笑，口內說道：「好新奇的祭文！可與《曹娥碑》並傳了。」寶玉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笑答道：「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，所以改個新樣。原不過是我一時的玩意兒，誰知被你聽見了。有什麼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？」黛玉道：「原稿在那裡？倒要細細的看看。長篇大論，不知說的是什麼。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『紅綉帳裡，公子情深；黃土隴中，女兒命薄』這一聯意思卻好。只是『紅綉帳裡』未免俗濫些。放著現成的真事，為什麼不用？」寶玉忙問：「什麼現成的真事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偁們如今都係霞綵紗糊的窗櫺，何不說『茜紗窗下，公子多情』呢？」寶玉聽了，不禁跌腳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到底是你想得出，說得出。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，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。但只一件：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，卻是你在這裡住著還可以，我實不敢當的。」說著，又連說「不敢」。黛玉笑道：「何妨？我的窗即可為你之窗，何必如此分晰？也太生疏了。古人異姓陌路，尚然『肥馬輕裘，敝之無憾』，何況偁們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論交道，不在『肥馬輕裘』，即『黃金白璧』亦不當『錙銖較量』。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，卻萬萬使不得的。如今我索性將『公子』『女兒』改去，竟算是你誅他的倒妙。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文，萬不可棄這『茜紗』新句。莫若改作『茜紗窗下，小姐多情；黃土隴中，丫鬟薄命』。如此一改，雖與我無涉，我也慚愧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他又不是我的丫頭，何用此話？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。等得紫鵝死了，我再如此說，還不算遲呢。」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是何苦又咒他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是你要咒的，並不是我說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又有了，這一改恰就妥當了，莫若說『茜紗窗下，我本無緣；黃土隴中，卿何薄命！』」

黛玉聽了，陡然變色。雖有無限狐疑，外面卻不肯露出，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，說：「果然改得好。再不必亂改了，快去幹正經事罷。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，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去呢。你二姐姐已有了人家求準了，所以叫你們過去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何必如此忙？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兒還未必能去呢。」黛玉道：「又來了，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。一年大，二年小，——」一面說話，一面咳嗽起來。寶玉忙道：「這裡風冷，偁們只顧站著，涼著呢可不是玩的，快回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兒再見罷。」說著，便自取路去了。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，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，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紅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發嬖嬖們來，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，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。

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。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，祖上係軍官出身，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，算來亦係至交。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現襲指揮之職。此人名喚孫紹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體格健壯，弓馬嫻熟，應酬權變，年紀未滿三十，且又家資饒富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。因未曾娶妻，賈赦見是世交子姪，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，遂擇為東床嬌婿。亦曾回明賈母，賈母心中卻不大願意。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，況且他親父主張，何必出頭多事？因此，只說「知道了」三字，餘不多及。賈政又深惡孫家，雖是世交，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華之勢，有不能了結之事，挽拜在門下的，並非詩禮名族之裔。因此，倒勸諫過兩次，無奈賈赦不聽，也只得罷了。

寶玉卻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過去，聊以塞責。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，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。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，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，越發掃興，每每癡癡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，更又跌足道：「從今後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！」因此，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。見其軒窗寂寞，屏帳條然，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，也都覺搖搖落落，似有追憶故人之態，迥非素常逞妍鬥色可比。所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

池塘一夜秋風冷，吹散菱荷紅玉影。蓼花葦葉不勝悲，重露繁霜壓纖梗。不聞永

晝敲棋聲，燕泥點點污棋枰。古人惜別憐朋友，況我今當手足情！

寶玉方纔吟罷，忽聞背後有人笑道：「你又發什麼麼呢？」寶玉回頭忙看是誰，原來是香菱。寶玉忙轉身，笑問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？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。」香菱拍手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何曾不要來？如今你哥哥回來了，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！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來你鳳姐姐去，竟沒有找著，說往園子裡來了。我聽見這個話，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。遇見他的丫頭，說在稻香村呢。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誰知又遇見了你。我還要問你，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？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？到底是什麼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！你瞧瞧，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。」

寶玉只有一味答應，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「此刻竟不能，等找著璉二奶奶，說完了正經話再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正經話，這般忙？」香菱道：「為你哥哥娶嫂子的話，所以要緊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說的是那一家的好？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，今兒又說張家的好，明兒又要李家的，後兒又議論王家的好。這些人家的女兒，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，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。」香菱道：「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拉扯別人家了。」寶玉問道：「定了誰家的？」香菱道：「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，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。這門親原是老親，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，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。前日說起來時，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。合京城裡，上至王侯，下至買賣人，都稱他家是『桂花夏家』。」寶玉忙笑道：「如何又稱為『桂花夏家』？」香菱道：「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貴。其餘田地不用說，單有幾□頃地種著桂花。凡這『長安』，那城裡城外桂花局，俱是他家的，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。因此，纔有這個混號。如今太爺也沒了，只有老奶奶帶著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，也並沒有哥兒弟兄。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。」寶玉忙道：「偁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，只是這姑娘可好？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？」香菱笑道：「一則是天緣，二來是『情人眼裡出西施』。當年時又通家來往，從小兒都在一處玩過。敘親是姑舅兄妹，又沒嫌疑。雖離了這幾年，前兒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，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麼，又是哭，又是笑，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。又令他兄妹相見。誰知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，在家裡也讀書寫字，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。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群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，他們還留多住幾天。好容易苦辭，纔放回家。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。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，且且門當戶對，也依了。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，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。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們忙亂的很。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，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！」香菱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倒不懂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懂的？只怕再有個人來，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。」香菱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正色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素日偁們都是廝抬廝敬，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，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轉身走了。

寶玉見他這樣，便悵然如有所失，默默的站了半日，只得沒精打彩，還入怡紅院來。一夜不曾安睡，種種不寧。次日便懶進飲食，身體發熱。也因近日抄檢大觀園，逐司棋，別迎春，悲晴雯等，羞辱驚恐悲凄所致，兼以風寒外感，遂致成疾，臥床不起。賈母聽得如此，天天親來看視。王夫人心中自悔，不合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。心中雖如此，臉上卻不露出，只吩咐眾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。一日兩次，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。一月之後，方纔漸漸的痊愈。好生保養過百日，方許動葷腥油麵，方可出門行走。這百日內，院門前皆不許到，只在屋裡玩笑。四五□天後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，那裡忍耐的住？雖百般設法，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，也只得罷了。因此，和些丫鬟們無所不至，恣意耍笑。又聽得薛蟠那裡擺酒唱戲，熱鬧非常，已娶親入門。聞得這夏家小姐□分俊俏，也略通文翰，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。再過些時，又聞得迎春出了閣。寶玉思及當時姊妹，耳鬢廝磨，從今一別，縱得相逢，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。眼前又不能去一望，真令人淒惶不盡。少不得潛心忍耐，暫同這些丫鬟們廝鬧釋悶，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。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，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，凡世上所無之事都玩耍出來，如今且不消細說。

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，自為寶玉有意唐突，「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。」因此，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。日日忙亂著，薛蟠娶過親，因為得了護身符，自己身上，分去責任，到底比這樣安靜些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：因此，心裡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呢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來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。

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，生得亦頗有姿色，亦頗識得幾個字。若論心裡的丘壑涇渭，頗步熙鳳的後塵。只吃虧了一件：從小時，父親去世的早，又無同胞兄弟，寡母獨守此女，嬌養溺愛，不啻珍寶，凡女兒一舉一動，他母親皆百依百順。因此，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——自己尊若菩薩，他人穢如糞土。外具花柳之資，內秉風雷之性。在家裡和丫鬢們使性賭氣，輕罵重打的。今兒出了閣，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，比不得做女兒時腴腆溫柔，須要拿出威風來，纔鈐壓得住人。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，舉止驕奢，若不趁熱灶一氣炮製，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。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，越發添了「宋太祖滅南唐」之意。因他家多桂花，他小名就叫做金桂。他在家時，不許人口中帶出「金桂」二字來，凡有不留心，誤道一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。他因想「桂花」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須得另換一名，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，便將桂花改為「嫦娥花」，又寓自己身分。如今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，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。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，正在新鮮興頭上，凡事未免儘讓他些。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，便也試著，一步緊似一步。一月之中，二人氣概都還相平；至兩月之後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。

一日，薛蟠酒後，不知要行何事，先和金桂商議。金桂執意不從，薛蟠便忍不住，便發了幾句話，賭氣自行了。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，茶湯不進，裝起病來，請醫療治，醫生又說：「氣血相逆，當進寬胸順氣之劑。」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，說：「如今娶了親，眼前抱兒子了，還是這麼胡鬧！人家鳳凰似的，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，比花朵兒還輕巧，原看的你是個人物，纔給你做媳婦。你不說收了心，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計，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還是這麼胡鬧，喝了黃湯，折磨人家。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。」

一席話，說的薛蟠後悔不迭，反來安慰金桂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，越發得了意，更裝出些張致來，不理薛蟠。薛蟠沒了主意，惟有自歎而已。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。自此，便加一倍小心，氣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。

那金桂見丈夫旗幟漸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。先時不過挾制薛蟠，後來倚嬌作媚，將及薛姨媽，後將至寶釵。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，每每隨機應變，暗以言語彈壓其志。金桂知其不可犯，便欲尋隙，苦得無隙可乘，倒只好曲意俯就。

一日，金桂無事，因和香菱閑談，問香菱家鄉父母。香菱皆答忘記，金桂便不悅，說有意欺瞞了他。因問：「『香菱』二字是誰起的？」香菱便答道：「姑娘起的。」金桂冷笑道：「人人都說姑娘通，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。」香菱忙笑道：「奶奶若說姑娘不通，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。說起來，他的學問，連僮們姨老爺常時還誇的呢！」

欲知香菱說出何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